



藏在夏日里的高考记忆

李东旭

快高考了。我忽然想起从前的事。多少年了，高考那几天，好像总是热的，知了叫得人心烦。

考前那几天，母亲比我还紧张。她不懂什么文言文、三角函数，可她懂得给我吃好。每天早晨一个鸡蛋，开水冲的，滴几滴香油。她说这是补脑子的。我后来想想，那鸡蛋冲水，不过是一碗热汤，可是喝了，心里是定的。

古人赶考，叫“赴举”。有诗云：“槐花黄，举子忙。”唐代的举子，秋天赴考，忙着温习功课，忙着投卷干谒。我们那时候不投卷，也不干谒，只是做题，做不完的题。考前一个月，学校里到处都是卷子的气味。风扇呼呼地转，转得人脑袋发昏。可是谁也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觉得对不起这三年的光阴。

宋人赵恒有《励学篇》，里头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劝人读书的，功利了些。可是高考也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高考是一道门，门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我那时候不知道门那边有什么，只知道要挤过去，挤过去就好了。现在想想，“就好了”未必是真的，可是那道门，总要有人去推的。

考试前一天，母亲给我准备了两根油条、两个鸡蛋，摆在盘子里，意思是一百分。我看了好笑，说满分是一百五。母亲愣了一下，说那就再加一根油条。于是盘子里变成了三根油条、两个鸡蛋，摆成了一百。她不知道一百五怎么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吃了。油条是酥的，鸡蛋是嫩的，那天早上吃得饱饱的，进考场也没有慌。

考场设在一所中学里，桌子很旧，桌面上刻着字。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把准考证摆好。铃声响了，卷子发下来，油墨味很重。我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

那三天是怎么过来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我站在校门口，忽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三年的高中，十二年的书，好像就是为了这三三天。三天完了，一切都空了。校门口有家长在等，有的手里拿着矿泉水，有的拿着扇子，脸上都挂着一副期待又不敢问的表情。我看见母亲站在一棵树下，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几个西红柿，红红的，上面还带着叶子。她看见我出来，笑了笑，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只说：“吃个西红柿，败败火。”

我没吃，鼻子先酸了。

高考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会梦见自己在考场上，卷子发下来，一道题都不会做，急得满头大汗。醒了，才想起自己早就毕业了，早就工作了，早就过了那个年纪。可是那种紧张还在，像一根弦，松松地绷着，一碰就响。

前几天路过一所中学，门口拉着横幅，写着“沉着应考，金榜题名”。学生们进进出出，脸上有笑的有紧张的。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走进考场的。那时候不知道，那个夏天，会成为一辈子的记忆。

别在无聊上 耗费太多

程应峰

现实生活中，沉迷于网络游戏、手机短视频、打牌消磨时光、在茶吧夜店里闲嗑的人大有人在。时间一久，就算再淡定的人，如此这般的生活方式，也一定会产生内心纠结、感觉空虚的时候。

他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一方面试图跳出这样一种无聊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缺乏自信，缺少激情，性情懒惰，没有规划前景的能力，只好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陷在日复一日、无休无止无聊的事情中。

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情。他们生存的目标模糊，动力欠缺，更谈不上责任心，一旦陷入无聊，就难以自拔。可以说，这种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人生，会迷失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空虚里。这种空虚会消耗掉一个人美好的光阴，也会葬送一个人本应当明媚的前程。

一个人之所以在无聊的事情上耗着，有自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围的环境。一旦脱离这样的环境，虽然有一些时日的不适应，但只要找准了方向，就完全可以曾经的无聊中摆脱出来。让自己在日复一日的寻求中，变得充实、实在、灵性、智慧。

无聊的体验是灰色的，生活的无聊，让生命失去了弹性，也失却了光泽，让人生有如置身悬崖，拥有莫可名状的危机感。长期沉浸在无聊状态中而不能自拔，最需要的，是寻求应对之策，走出无聊人生的低潮。其实，想想要关爱的人，想想该承担的责任，想想曾经有过的梦想，就会觉得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去做，属于你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很少。明白了这一点，你还要学会向内挖潜，让自己身体内的睡狮醒过来，学会规划，学会培养自己的兴趣，学会思考，学会动手，学会在作出决定后坚持，并且尽心尽力将事情做到最好。蜻蜓点水式的作为是没多大意义的，任何一件事情，只有尽可能做到极致，才会带给你成就感，这样的时候，整件事也就自然而然显现出它的意义。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成功的愿景，其实，成功不是高不可攀的事，它是一种自信的状态，一种积极的作为，一种满足的感觉。成功因人而异，要抵达成功，就得付出有别于常人的努力。成功之后，有更大的成功，它让你在永无止境付出中得到恒久的快乐。

如果觉得力不从心，你可以暂时放下，找一两个知交寻求解决的办法，要相信集思才能广益。在短时间里看似无所作为时，不要内疚，要正视现实，更要看到长远，要把挫折失败当作人生经历中不可避免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敢于直面预想过的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要给自己留点空闲时光，重温温馨旧事，让过往岁月里的幸福感适时地包裹你的身心。

一个人，只要全神贯注地投入想做要做的事情，就可以获得由心而生的愉悦，由内而外持久的快乐。不在无聊的事情上耗太多时间，正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前奏。

周末午后，一场阵雨将我困在屋内。翻找雨具时，从柜底拉出了一把旧伞。这是一把老式的黑色直柄伞，分量很足，但伞面边缘脱了线，一根金属伞骨脱离了束缚，突兀地支棱着。在这个“坏了就换”的年代，它原本的命运是被直接丢进垃圾桶。毕竟，上网买一把款式新颖的雨伞，也不过几十块钱，最快明天一早就能送到家门口。

但我那天偏生出一丝执念，决定亲手修好它。找来积灰的针线盒，挑了最粗的黑线，穿针，打结。常年敲击键盘，习惯了在平滑屏幕上滑动的手指，捏着细钢针时竟显得十分笨拙。针尖穿透厚实致密的伞布，需用指腹死死抵住，憋着一股劲稍一用力，才能扎透。“啧啧”一声轻响，黑线穿过布料，绕过伞骨的孔洞，拉紧。单这一个动作，我反复试了好几次，指肚被扎得微痛，才勉强缝出一个不太平整的针脚。

在这缓慢甚至有些枯燥的过程中，周遭的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窗外的雨声化作柔和的白噪音，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针尖那方寸之地。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去“对付”一件微小而具体的实物了。我们习惯了用最高效的手段解决麻烦：外卖、打车、一键替换。我们的生活被无数个“快捷键”填满，享受着即时满足的快乐。但与此同时，那种建立在漫长动手过程之上的踏实感，也悄然被生活剥离了。

修补一件旧物，其实是在修补我们与时间的裂痕。老一辈人常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不仅是物质匮乏时代的无奈之举，更蕴含着一种深沉的生活态度。他们懂得在粗粁的日子里，用耐心去缝合破损，用包容去接纳残缺。而如今的我们，看似拥有的选择铺天盖地，却往往在轻易的丢弃中，失去了与周围事物建立深厚连接的能力。物品旧了就扔，关系淡了就丢，我们越来越缺乏那种坐下来“穿针引线”的定力。

半个小时后，伞终于修好了。针脚虽歪斜，像一条难看的蜈蚣，但伞面重新绷紧，恢复了饱满的弧度。我撑开它走进雨中。雨滴重重砸在紧绷的伞布上，发出清脆的“吧嗒”声，像是一种沉稳而有力的回音。我紧紧握着略显斑驳的伞柄，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安宁。

在这个总是催促人不断向前奔跑、不断除旧布新的世界里，偶尔停下脚步，低下头，用心地去缝补一道裂缝，或许正是我们找回内心秩序的最好方式。

以书渡低谷

程先利

曾经有一段日子，我陷在人生的低谷里，走不出来。夜里睁着眼睛到天亮，白天被无尽的焦虑裹着，越琢磨越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好像有只手死死攥着我的喉咙，连呼吸都觉得费劲。甚至冒出过放弃的念头。想过找医生倾诉，又拉不下面子，被虚荣心推着，终究没迈出那一步。

后来我干脆躲进书里，想从文字里找一点活下去的力气。一开始只是翻医学书籍，想弄明白自己的状态，看着看着，慢慢读到了文学，读到了历史。那些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刻，我抛开了外面的世界，不说话，不纠结，只跟着文字往前走。文字就像一股温柔的力量，一点点抚平心里的伤口。我在一页页书里，慢慢熬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一点点找回自己，重新站了起来。再后来，我把心里的感受写成文字，文章一篇篇发表，写着写着，那颗焦虑的心，也渐渐被治愈了。原来阅读，就是平凡人生里最好的慰藉。

白岩松说过：苦难会折磨人，可书读多了，读出智慧，就能好好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阅读就像一个随身的避难所，不大，却足够温暖。总能在我们无助的时候，给出答案，送来慰藉。心里烦躁不安时，翻开书，浮躁就慢慢散了。前路迷茫看

不清方向时，读几页书，心里就有了光亮。被生活里的琐事困住时，书里的文字，能让我们慢慢释怀。

总有人说，人要留一分力气给自己，守住自我。而读书，就是在滋养这份力气。心里越浮躁，越需要书帮我们沉淀。走得越远，越需要文字给我们力量。读书从来不是无用的事，它是在悄悄提升我们，让我们能牢牢握住人生的方向。查理·芒格说：他见过的聪明人，没有一个不每天阅读的。巴菲特从小就爱读书，几十年如一日，把阅读当成习惯，那些读过的书，帮他看清市场趋势，成就了他的事业。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提升眼界最好的方式。

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门。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清自己的人生；在前人的经验里，学会好好生活。它们悄悄融进我们的骨血，变成我们的修养，变成我们的底气，变成我们脚下一步步往前走的路。生活总有风雨，人生难免低谷，而书本，就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以书为梯，哪怕身处泥泞，也能一步步向上，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六月的风

(外一首)

安丰波

六月的风
从地平线尽头，推着云朵
翻山越岭，把屋檐下的镰刀
擦得锃亮

它俯瞰整片华北平原
麦浪层层躬身跪拜
跪拜这片古老土地
跪拜六月

于是，六月的风
贴着河面滑行，掀起细密的鳞光
把家乡的河流均匀地摊开
如同父亲的手掌

六月的风成熟了麦田
在火辣辣的目光里
喜悦了十里乡野
丰收在望……

风从山中来

它从峡谷的暗处拱起脊背，
沿着山脊线一寸寸爬升
把半山腰的云，吹散成羊群

峭壁上，野杜鹃晃了晃，
崖角的根系攥紧石缝
整座山都在风里微微侧身

它钻进一排排瓦舍
掀动晾在竹竿上的旧衣裳
像是翻一本被汗水浸透的账本

然后它俯冲下去，梯田一层层亮起来
风每拐一个弯，人间就绿一次

山野院落： 一院烟火守浮生

全媒体记者 田茹

五月的日照，海风还带着几分清冽，丝山脚下的村落却已浸在深浅不一的绿意里。沿着蜿蜒的公路一路进山，旁边小溪潺潺，绿树成荫，转过一处开阔的空地，便见“筑豪餐饮生态园”的门扉静立一旁。门边的墙上爬满藤萝，青碧的枝条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鲜花，风过处，藤蔓轻摇，花影婆娑，声音里裹着山野的呼吸，像是时光在叶脉间缓慢流淌的回声。

步入院内，十余亩地豁然开朗。桃杏成林，蓝莓缀枝，月季与各色花草次第铺展，四季皆有颜色可收。院落布局疏朗通透，角角落落，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餐饮区坐北朝南，民宿青砖红瓦，檐下悬着几串红辣椒与黄玉米——是农家的底色，也是乡愁的注脚。院西侧搭了凉亭，安了蹦床。午后阳光从棚顶漏下来，在地上印出斑驳光影，恍若一顿帧老电影的底片，慢放着山里的光阴。远望青山翠黛，茶园层叠，停车场上车辆错落，人来车往间，这方院落既守着田园的静，也接着人间的烟火。

而在五年多以前，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搭建，栽种，除虫，浇水，所有的一切，几乎都由李卫芳一家完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园子里总会有一些新的修建，老日的地方也需要不时花时间去维护。”李卫芳一边不停地忙碌着一边说道。

“2022年开始日照的各种特色院子多了起来，就动了心思想弄一个自己的院子。我想要的院子要有气，朴实。”李卫芳这话，落得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池塘，涟漪荡开，说的是院子，也是日子。李卫芳一家曾经从事建筑生意，见惯了钢筋水泥的丛林，52岁那年突然倦了就回村翻修了这座大院，“不为别的，就想让脚步慢下来，让心有个着落。”

来大院的客人，多数是回头客。初为一口山野滋味而来，饭后却舍不得走——有人捧一本书在凉亭下一坐半日，书页翻动的声响与远处鸟鸣相和；有人带着孩子辨认桃树、杏树、月季、蓝莓这些课堂里学不到的学问；也有摄影爱好者专等傍晚时分，看落日的金光从西山豁口倾泻而下，洒满整座山，院子被镀上一层暖意。美食是引子，山野生活才是他们一次次回来的理由。

其实，在日照这样的小院正悄然生长。有的是精致的民宿标本，有的是带着泥土气、海风味的日常容器。一院草木、半盏清茶、几声鸟鸣，那些精心设计的美感撑起了都市人遥不可及的田园想象。或许，我们惦念的从来不是某一座院落，而是院落里那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澄明——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偶尔让自己慢下来，听一听海螺风铃里的潮声，看一看绿茶嫩芽如何在杯中重新活过来。

在岚山区虎山镇204国道旁的见山小院，厨房是开放式的，

的，一口铁锅架在柴火灶上，炖着从海里刚钓上来的杂鱼，咕嘟咕嘟的声响里，酱香与柴烟一同漫出。窑烤面包现烤现吃，香到跺脚。陶艺手作体验让孩子们随心捏就成就感拉满。逢上节假日，院里还会支起烧烤架。客人们围坐一圈，啤酒瓶碰在一起，溅出的泡沫落在青石板上，转瞬便了无痕迹。

“现在人总是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在想和做之间，有人想了就去，有人则仅仅去想。见山小院的主人侯学军是个热爱生活的人，除了日常的工作，他还会烧制陶器、热心公益。只要喜欢，想做，便会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学习，去尝试。

就这样，一个个精致的小院成了心灵的栖息地。有人说起在外打拼的艰辛，有人念叨孩子的学业，也有人只是望着山影发呆，一言不发。这些或浓或淡的心事，都被山风吹进林间里，化作一夜好眠。

从“筑豪”到“见山”，日照的小院经济正在从个体的诗意栖居，走向一种值得审视的城市文化现象。当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驱车进山，当院落成为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些院子的生命力究竟能延续多久？是昙花一现的网红打卡，还是真正扎根乡土的生活方式再造？答案或许藏在“人气”与“朴实”之间。毕竟，一旦院子只剩下拍摄好看的空壳，一旦“慢生活”沦为消费主义的标签，再美的院落也会沦为速朽的布景。

暮色四合时，院落里灶上的蒸汽混着草木香漫出窗外。远处，丝山的轮廓渐渐隐入靛青色的天幕，唯有几盏灯火，在渐浓的夜色里明明灭灭。让院子与山野共生，让一时的“逃离城市”变成可持续的心灵互动——唯有如此，这些藏在山海间的院落，才能真正成为城市烟火与山野清风连接的根系，而非一阵风过无痕的文旅泡沫。

